

# AI时代： 用文化来坚守，用先锋来观照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周欣怡 梁善茵 何文涛 李艺戈 李晓旭 宋王群  
图/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刘畅 王磊

11月6日-11日，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联合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广州市荔湾区政府共同主办的2024年花地文学榜系列活动在广州、深圳举办。张翎、韩东、欧阳江河、王尧、陈平原、杨知寒分获2024花地文学榜年度作家，许钦松、吴承学、朵拉、武桂琴、曹林获颁“年度花地精品”荣誉。

在盛典现场，年度作家就“AI时代，文学何为？”进行主题分享，“年度花地精品”得主则围绕“新媒体生态下的大众写作”展开对谈——

## 主题对谈：《新媒体生态下的“大众写作”》



韩松  
主持人



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朵拉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画家



许钦松  
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



吴承学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武桂琴  
高级经济师



“年度花地精品”的五位得主围绕“新媒体生态下的‘大众写作’”展开主题对谈

### 《感恩恩师蔡仰颜》(许钦松)

(原载于《羊城晚报》2023年1月19日A11花地副刊)

文笔好的画家不多，许钦松是其中一个。这可能和早期的文艺青年不自设吟咏地地为牢有关系。在这篇散文中，许钦松以家常话语娓娓道来，梳理出恩师蔡仰颜不同寻常的教学方法与澄海农民版画繁荣之间的关系，在赞誉以蔡仰颜为代表的基层美术工作者孜孜不倦的含己育人精神的同时，呼吁美术史研究也应该重视基层美术工作者，因为他们是整体美术生态的基础。当然，从文中也可以一窥许钦松美术造诣的渊源所自。文字举重若轻，简散朴素，予人一种水墨大写意的感觉。

### 《马岗顶上故人来》(吴承学)

(原载于《羊城晚报》2023年12月12日A10花地副刊)

这是一篇写人的散文佳作，有“学者散文”固有的特点：学界掌故、深婉不迫、曲折有致，而且情景交融、文质彬彬；在叙事中蕴含哲理，“保守有时恰恰就是坚守”等句子启人深思。在红墙绿瓦、古樟老榕之间，作者刻画了一个“慈悲为怀、竭诚做事”的平凡人形象的同时，也展示了“恒善”的力量。文中所写的仇江老师是一个“一辈子做好事”的平凡人、好人，也是一个幸福的人。由此感悟，在这变动不居的世界里，做一个平凡人是幸福的，而幸福的源泉就在于为善，在于守“恒”。

###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包椰浆饭》(朵拉)

(原载于《羊城晚报》2023年7月27日A10花地副刊)

如此精致的中文随笔竟然出自一位马来西亚作家之手，令人不能不叹服中华文化的无远弗届。朵拉不仅是一位华文作家，也是一位水墨画家，她的散文往往取材于日常生活，身边人身边事，细节生动，给人以亭亭玉立的超逸美感，如她画笔下的荷。这篇谈马来西亚国民美食——椰包饭的随笔以活色生香见长，起势和收束别具新意，收放自如。和一般为美食而美食的文章不同，它以“争执”贯穿全文，老朋友各美其美，烟火气十足，令人食指大动。最后，以“妈妈做的菜就是天下最美的美味”作结，意味深长。

### 《住院记》(武桂琴)

(原载于《羊城晚报》2023年9月12日A10花地副刊)

写作其实应该是每个人必备的日常技能之一，也是除了天赋之外可以由训练加以精进的一项技能。同样是住院经历，很多人可能会把它写成一篇住院的流水账日记，一次战胜病魔的经历，落入感谢医生、感悟人生的俗套，而武桂琴则巧手编织，绕开了具体病情的时间轴复述、赘述，既有对周遭环境和人物的冷眼观察，也有内心的自我反省，更有形而上的哲思冥想，层层叠叠，繁而不乱。但她又不故作高深一味唱高调，而是实话实说。观察细致，感受独到，再加上准确的个性化表达，成就了一篇真实感人的好文章。

### 《生活不是爽文爽剧》(曹林)

(原载于《羊城晚报》2023年1月8日A6花地副刊)

曹林是羊城晚报“七杯茶”专栏六位作者之一，每周写一篇专栏稿，至今已差不多十年了，无论是稿件的质量，还是交稿的准时，真可谓“十年如一日”。他的专栏文章大多取材于当下的热点时事，层层推进，在瞬息万变中一针见血，切中肯綮，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笔端常带感情，读来让人有一种酣畅淋漓又恍然有悟的感觉。这篇专栏稿从“熬”字入手，挖掘出“熬”的另一层含义——“小火慢炖地熬，精工细作地熬”，并在“熬”中看到每个人自己的努力。和某些所谓的专家不同，他不讳言人生之“熬”的“不得不”意味，但也指出原因在于“生活不是爽文爽剧”。在寻常处发掘新意，在激情时温暖人心，这是曹林评论写作的一体两面。

## “年度花地精品”得主主题对谈：

## 新媒体时代，“花地”为文学提供了一种确定性

“中文是文化之根，不可以忘掉”

《感恩恩师蔡仰颜》一文的作者许钦松表示，他对自己身为画家获得文学荣誉感到意外，但回头一想，文学是文艺之母，历代著名画家中有不少文学大师，比如丰子恺、吴冠中、黄永玉等，他们的美术创作离不开文学的滋养。“从不少山水画的题跋中也可以读出文学与绘画之间的理论连接，文学与艺术创作是密不可分的。”

吴承学表示，在中山大学百年校庆这一活动背景下，他想要换一种新的视角——关注那些和中山大学息息相关的普通人物。“在

这个特殊节点，很多人都在纪念一批大师名家。但是我想中山大学之所以为中山大学，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大师名家，还因为有许多虽然平凡，但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普通人。”舞台上令人眼花缭乱的聚光灯，而吴承学看见了舞台幕后的那群“大多数人”。

“得到‘年度花地精品’得主的殊荣，让我特别开心。”马来西亚华人作家朵拉盛装出席，特意穿上马来西亚国服“娘惹装”，和朵拉笔下的“椰浆饭”一样，体现了华人与马来文化融合的美感和精髓。活动现场，朵拉表示，她的中文只有小学六年级的程度，因为想传承中华文化，所以坚持用中文写作，“中文是文化之根，不可以忘掉”。

武桂琴现场分享了上榜作品《住院记》创作背后的故事。她表示，这篇文章的写作灵感源于自己和亲人在医院的亲身经历，字里行间融入切身感受和体会。尽管所从事的职业与文学并非直接相关，但她很享受下班后独自看书、写文章的时光。“生活中有各种小确幸、小确苦，作为一个

不太擅长言说的人，书写是我的一种表达方式。”

曹林认为，写作很像挖石油。“我特别喜欢石油行业的一句话：‘我们曾经在无数次在老地方用新方法发现过石油，也曾经在新地方用老方法发现过石油。’有新视角、新关怀才会有新发现。”曹林的上榜作品《生活不是爽文爽剧》，就是用新的视角去解读年轻人心态的变化。能进入新闻报道中的，都是特别的，‘反常’才会成为新闻。而文学需要表达‘多数’的关怀。”曹林说。

## “花地花盛开，文学芳香来”

展，许钦松认为文学、艺术在传播方式上可以作出一定的变革。“花地这样的文学土壤，还是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文学的纯粹性，我们可以吸纳、利用新的传播方式，但我还是希望保持好一方文学的净土。”对于羊城晚报花地副刊，许钦松深情寄语：“花地花盛开，文学芳香来。”

吴承学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他对媒介环境变化

的理解。他表示，自古以来文学的权力下降始终和传媒的变化有关，“早期文字刻在甲骨上，逐渐转变为写在纸上，文学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也随之不断提升。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我们这代人，其实见证经历了很多社会形态变化。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再到现在的人工智能社会，传播速度不断加快，文学逐渐变得更为通俗，因为受众

多了，传播更快了。”

面对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吴承学强调，现在很多文化产品都是“快餐式”的，像花地文学榜这类纯文学的活动，一定要保留它原来的品质。因为真正能够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还是那些优质精品。守正，也是一种创新，“只要人还有感情，还有审美的需求，还有想象力、创造力，我们的文学便会永远存在”。

## 新媒体为什么要向传统“转型”？

媒体评论员，曹林曾写过两篇文章：《学新闻第一份工作最好还是去传统媒体》《新媒体要向传统转型》，在大家都在谈论传统媒体要向新媒体转型的时候，这两篇文章引发热议：新媒体为什么要向传统“转型”？传统媒体有何优势？

曹林坦言：“文字、文学是新闻、是评论的根基。我坚持写文字、做新闻、做评论、做评论已有20年，就是为了让自己有资本不去学新的东西，而是让新的东西迫着我跑。”曹林进一步表示，若在一个行业、一个专业有根基、有代表作，有安身立命的东西，新媒体自然会追上来的，在新的平台上、在大大小小的屏幕上呈现。

“文字是有标准的，我认为副刊文学就是文字的一个标准，所以我的专栏文章经常作为典范出现在语

文试卷上。”曹林说，新闻热点不断变化，但文学副刊应该是一份报纸中最稳定的地方。它里面有社会结构，

有人与人的情感，有常情、有常理。它是很有定力的，感谢“花地”给了人们一种确定性。



2024花地文学榜年度作家(作品)获得者合影留念：王尧、杨知寒、张翎、陈平原、欧阳江河、韩东(从左至右)

## 2024花地文学榜年度得主主题分享：

## AI无法决定文学的存亡

当人工智能能“拿起笔”，文学将发生怎样的变化？2024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现场，“年度长篇小说”得主张翎、“年度散文”得主王尧、“年度新锐文学”得主杨知寒围绕“AI时代，文学何为？”主题发表各自观点。

三位得主一致强调，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会给文学插上新的翅膀，AI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便利，但是永远无法替代作家，也无法决定文学的存亡。

### “年度长篇小说”得主张翎：文学并未因技术革新而失色

谈及AI话题，张翎表示，她最近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一部小说《种植记忆》，讲的是人工智能、脑机接口技术怎样拯救一个丢失了记忆的人。“有人看了就说：这还是张翎吗？写了一二十年的社会历史小说，怎么突然写起科幻来了？其实，在这个时代，AI是没有人能回避得了的话题。”

在AI的时代里，文学将如何自处呢？张翎认为，文学其实从未真正被任何一种工具“救活”或“毁灭”，它只是不断地借助各种媒介进行演化与升华，最终，它会找到自己新的表达形式。

从羽毛笔轻轻触碰墨水，在毛边纸上悠然书写诗篇的古典雅致，转变到钢笔以更为迅速且有力的笔触进行书写，再到横空出世的打字机敲击键盘代替手写笔触，最终在AI的时代里，文学并未因技术的革新而黯然失色，反而以一种更加多元和包容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与机遇。

在张翎看来，文学的美是模糊、液态、随时变换的美。假如一部文学作品可以被清晰地定位和解读，读者只能从里边得出一种解释、一个结论，那它一定不是一部丰富的作品。“所以我们不必恐慌，就让AI继续精准、快速、客观，做我们的助手，我们继续模糊、缓慢地写自己的书。”

### “年度散文”得主王尧：

纯文学仍然保持相对固定的话语系统

媒介技术的变化，会产生新的话语体系，比如网络文学。王尧说，“大概十年前，我在北京参加网络文学的讨论会，其中有一个网络作家跟我说，你们所写的文学已经可以被称为旧文学，今天的网络文学才称为新文学。”但是在他看来，不能拿旧的定义新的，也不能拿新的定义旧的，这两者有时候有交叉，包括完全相同的话语系统或文学系统。因为在王尧看来，无论技术怎么变，纯文学的研究和创作，仍然保持着相对固定的话语系统。

与此同时，王尧表示，“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随着社会、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文学也在不断演化。”“无论是文学也好，文学研究也好，我认为AI可能会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写作对象将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比如，如果AI有了感情，有了很强的记忆，它不仅基于已有的数据库和文本进行处理，那么关于人的生死、爱情等许多人文方面的问题，可能都需要重新思考。”

面对AI可能会带来的巨大冲击，王尧认为既需要用先锋主义的精神来观照，也需要用文化保守主义态度来坚守。“我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话语体系仍然有其价值，作为个人的创造性劳动，文学是不可能被AI所替代的”。

### “年度新锐文学”得主杨知寒：

AI无法创造的尴尬，恰是文学最核心的魅力

“AI可以在以后的文学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程序性的机械性的帮助，也可以创造独立的作品、优美的文字、深刻的提问，以及各类娱乐需求的有趣的故事。但AI能否创造尴尬、误解？能否创造心照不宣和空气中让人难忍的沉默？能否走进一个黑暗不明的地带？而这些都是文学最本质最核心的魅力。”

杨知寒在分享演说中直言，她对AI和文学的关系有一些怀疑，不确定AI的发展在未来是否会对于现有的文学轨道造成破坏或干扰。因为文学不解决问题，它包含复杂、欣赏争辩，体恤所有人的难堪，而AI或许还不能做到这些。

杨知寒说，AI有超越的智慧，有纪律性的程序和有条不紊的思维，而文学之神并不青睐傲慢的灵魂，所以一些笨拙的工作还是只能交给人类——这种笨拙的工作，只会制造美妙错误的肉身胚胎。“因此，我们还是先专注手头的工作，要感谢AI发展带给我们时代的便利，然后保持我们的笨拙，继续在文学中发表我们笨拙的提问。”

总策划：任天阳  
总统筹：林海利  
总执行：胡泉 陈桥生  
策划执行：邓琼 吴小攀  
统筹执行：孙磊 朱绍杰 宋金岭 周巍  
版式设计、报眉设计、插画：杜丹